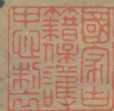


孔子改制攷一



孔子改制考



湖南維新
書局精校本



孔子改制考目錄

上古茫昧無稽考第一

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第二

諸子創教改制考第三

諸子改制託古考第四

諸子爭教互政考第五

墨老弟子後學考第六

表附

儒教為孔子所創考第七

孔子為制法之王考第八

孔子創儒教改制考第九

六經皆孔子改制所作考第十

緯附

改制考目錄

孔子改制託古考第十一

孔子改制法堯舜文王考第十二

孔子改制弟子時人據舊制問難考第十三

諸子攻儒考第十四

墨老攻儒尤盛考第十五

儒墨交攻考第十六

儒攻諸子考第十七

儒墨最盛並稱考第十八

魯國全從儒教考第十九

儒教徧傳天下戰國秦漢間尤盛考第二十

武帝後儒教一統考第二十一

上古茫昧
無稽攷

上海大同

譯書局刊

上古茫昧無稽考

孔子改制考卷一

南海康有為廣夏撰一名祖說

人生六七齡以前事跡茫昧不可得記也開國之始方畧缺如不可得詳也况太古開闢為萌為芽漫漫長夜舟車不通書契難削疇能稽哉大地人道皆蘆專於洪水後然印度婆羅門前歐西希臘前亦已茫然豈特秘魯之舊却墨洲之古事蹟渺渺昧不可識耶吾中國號稱古名國大明最先矣然六經以前無復書記夏殷無徵周籍以去共和以前不可半識秦漢以後乃得詳記而譙周蘇轍胡宏羅泌之流乃敢於考古實其荒誕崔東壁乃為考信錄以傳信之豈不謬哉夫三代文教之盛實由孔子推託之故故得一孔子而日月光

考一

華山川焜耀然夷考舊文實猶茫昧雖有美盛不盡可考焉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論語八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

用之吾從周禮記禮運

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

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禮記禮運

杞宋無徵說凡三見且著於論語中庸引於太史世家白虎

通並非僻書則孔子時夏殷之道夏殷之禮不可得考至明

孔子謂足則吾能徵之則二代之不足孔子之不徵可徵者

僅有夏時坤乾二書自此外皆無存此可為夏殷禮制全七

無徵之據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

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孟子萬章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

也孟子勝文

北宮錡在周時能來問學必是士大夫本朝班爵祿最粗淺

之事無人不知即無大周會典亦有縉紳可考且亦耳目習

聞何待問於孟子孟子為當時大賢巨儒自應博聞強記熟

諳本朝掌故乃亦不聞其詳又著去籍之故出於諸侯惡其

害已可知成周之書籍亦不傳今周禮及經子雜史所傳以

禮書綱目五禮通考之例補編一大周會典會典則例大周

考一

通禮大周會要尚極詳博而孟子乃謂不聞其詳所言其畧

者乃僅如縉紳頭數句是王孟子為空疏譎陋之材學究也

若孟子為通博大儒則是周籍之已去而無徵可信也又與

滕文公言田制自當徵引會典會要乃足為據乃一字不能

引出僅引一詩言為證則當時絕無掌故之書無可引據與

去籍之說正合此可存為周籍已去不可聞之據

楊子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

事苦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

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

數固不可勝紀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

不消滅楊子列子

太古之事已滅若存若亡若覺若夢可為三古茫昧之據而
崔東壁尚欲為考信錄以實之不亦謬乎又謂伏羲以來三
十餘萬歲則當無正史可考楊朱不從孔學故述蓋聞如此
渺茫擬議各述傳聞如後世皇王大紀路史之類茫昧極矣
泰西之述亞當諾威日本之述開國八神亦同此義皆渺茫
不可考者也其云三王之事億不識一亦可為三代無徵之
證

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

善政也久故也

荀子
非相

後世一代之與名賢名士傳述充棟功績典章志畧彌滿而
五帝時人與政無一傳者可見茫昧極矣

考一

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

荀子
非相

文息節絕可知百王之道皆茫昧而無稽矣

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
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司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
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
必矣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誣也故明據先王
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

韓非子
顯學

孔子謂堯舜明堂五采服喪三年墨子謂堯舜茅茨葛衣服
喪三月所謂取舍不同韓非當時已謂儒墨近稱殷周虞夏
不能定其真至稱堯舜尤無參驗不可信據則堯舜事跡必
已茫昧故孔子墨子得各託其義若有古書可參驗如今之

漢晉唐宋之史則引用者豈能相反乎韓非又謂堯舜在三
千年前虞夏在二千年前殷亦七百歲則與今五帝德帝繫
世本史記所傳絕異與楊朱稱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張壽
王述黃帝歷稱黃帝以來六千餘歲各傳異說正同雖不合
儒家經術然堯舜三代之茫昧無實在年代事跡可據依可
見故韓非徧引羣說疑以傳疑謂皆無參驗明據先王必定
堯舜非愚則誣此當時實情正可藉諸子之紛呶以考太古
之情狀矣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
二焉

管子封禪

封禪大典泰山又在齊管子既不能詳則古事之湮沒者何

考一

四

可勝道

自伏羲以來漢永和元年凡四十萬九千三百八十九歲

易緯卦
詁林

伏羲以上未有聞焉

禮緯稽
命徵

伏羲實無可稽考五帝德不敢詳焉列子謂伏羲以來三十
餘萬歲其傳聞之謬俱同大約開闢之始傳聞有伏羲其人
如泰西之稱亞當孔子繫易託為人元而亞當於埃及古音
即為人之稱則伏羲之究為何如亦不得而知也

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

可著

史記三
代世表

殷以前不可得而譜蓋孔子時夏殷無徵非惟五帝然則夏
殷之事茫昧無稽可見

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史記五帝本紀

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

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上並同

黃帝之言皆百家所託薦紳為孔子後學茫昧之說故難言之東西南朔言黃帝堯舜風教皆殊蓋事跡已遠皆百家所託故言人人殊韓非所謂堯舜不可復生誰使定堯舜之真也見於他說皆百家所託其實黃帝堯舜之事書缺有間茫昧無稽也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弊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史記平準書

考一

高辛前靡得而記則伏羲神農黃帝顓頊茫昧無稽而百家所稱出於假託可見矣

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史記歷書

欲定星歷而書缺蓋茫昧無稽實無如何

秦以前尚畧矣其詳靡得而記焉史記

秦前尚畧其詳靡記與孟子其詳不可得聞諸侯去籍同然則周制亦茫昧矣此條最為確據惟其不詳故諸子得以紛紛假託或為神農之言或多稱黃帝或法夏或法周或稱三代皆由於書缺籍去混混茫茫然後諸子可以隨意假託惟秦之後乃得其詳故漢志藝文事跡日著然東平王故乞史

記奏請而未得楊雄欲見羣書假觀於班嗣故劉歆尚得偽為鐘鼎假託金絲造作古文徧偽傳記降自晉唐書册日盛孟荀刻書刊傳益易近世事跡乃如日中雖有王肅劉炫楊慎豐坊之流祇能間偽逸書不復能亂史事古今迥異不能以近世而律太古也

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

史記曰者列傳

壽王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歷課皆疏闊又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栢育治終始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不與壽王合壽王又移帝王錄舜禹年歲不合人年壽王言化益為天子代禹驪山女亦為天子在

殷周間皆不合經術

漢書律歷志

考一

六

武帝時孔學已一統然舊說尚存可以參證夏後有化益為天子周前有驪山女為天子壽王述黃帝歷必非杜撰此如後世王莽武后更世易朝大統雖為漢唐朝代實易新周孔子欲裁成三代以為三統又惡陰乘陽位女為天子故去之其實王莽武后後世尚有之况太古乎至黃帝紀年各不相合共和以上無得稱焉要之太古削簡艱難難傳久遠况結繩之後草昧荒荒今欲考美洲以前秘魯古事已是極難何疑於上古乎合比考之三代文明皆藉孔子發揚之實則茫昧也

百王太平升封太山大山之上封可見者七十有二紛綸湮滅者不可勝數

論衡書虛

紛綸湮滅蓋太古簡削艱難流傳已失故無可考

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為誰儒生又不知

也論衡謝短

太古茫昧孔子無從杜撰儒生安得而知仲任以劉歆博古

偽派傲儒生其實少昊羿促率多偽造儒生不必知也

儒生猶曰上古久遠其事闇昧故經不載而師不說也論衡謝短

世傳三王五帝多以為伏羲神農為三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

曰祝融或曰女媧其是與非未可知也我聞古有天皇地皇人

皇以為或及此謂亦不敢明凡斯數者於五經皆無正文潛夫論五美志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基可據推當令以覽

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欲審其事而建其論董其是非而綜

考一

其詳矣言也實為難哉風俗通王霸

七

改制考卷一終

弟子康同德初校梁應臨覆校

瓊架甲總校

周末諸子
並起創教
攷

上海大同
譯書局刊

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

孔子改制考卷二

南海康有為廣夏撰

祖名

諸子並起創教總義

子桑伯子創教

原壤創教

棘子成創教

管子創教

晏子創教

少正卯創教

許行創教

白圭創教

考二

陳仲子創教

墨家創教

道家創教

法家創教

名家創教

陰陽家創教

縱橫家創教

兵家創教

諸家創教緒論

凡物積粗而後精生焉積賤而後貴生焉積愚而後智生焉積土石而草木生積蟲介而禽獸生人為萬物之靈其生尤

後者也洪水者大地所共也人類之生皆在洪水之後故大地民衆皆藍萌於夏禹之時積人積智二千年而事理咸備於是才智之尤秀傑者蠡出挺立不可遏靡各因其受天之質生人之遇樹論說聚徒衆改制立度思易天下惟其質毗於陰陽故其說亦多偏蔽各明一義如耳目鼻口不能相通然皆堅苦獨行之力精深奧瑋之論毅然自行其志思立教以範圍天下者也外國諸教亦不能外是矣當是時印度則有佛婆羅門及九十六外道並創術學波斯則有祿樂阿士對創開新教泰西則希臘文教極盛彼國號稱同時七賢並出而索格底集其成故大地諸教之出尤盛於春秋戰國時哉積諸子之盛其尤神聖者衆人歸之集大一統遂範圍萬世

考二

論衡稱孔子為諸子之卓豈不然哉天下咸歸依孔子大道遂合故自漢以後無諸子今考春秋戰國諸子有門戶者舉其宗旨明其時會其立一說樹一行索隱行怪後世無述者亦附及之雖不能盡抑可考萬年古今之會大地學術之變矣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欺惑愚衆喬宇鬼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囂魏牟也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為高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鱓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

儉約而優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糾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畧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瞽儒嚶嚶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

考二

三

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畧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與窳之間簞席之上歛然聖王之文章具焉沸然平世之俗起焉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雖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况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養長生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

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洩流然雖辯小人也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此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為詐而巧言無用而辯辯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飾非而好玩姦而澤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無法勇而無憚察辯而操僻淫大而用之好姦而與眾利足而迷負石而墜是天下之所棄也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為德過君則修臣下之義過鄉則脩長幼之義過長則脩子弟之義過友則修禮節辭

考二

四

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脩告導寬容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慨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詿怪狡猾之人矣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樂富貴者也樂分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獨富者也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恣睢者也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能脩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伴無欲者也行偽險穢而疆高言謹愨者也以不俗為俗離

縱而跂訾者也士君子之所不能為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牽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温温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儼然壯然祺然諱然恢恢然廣廣然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懿儉然慘然輔然端然訾然洞然綴綴然督督然是子弟之容也吾語汝學者之菟其冠絕其纓禁緩其容簡連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睨睨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瞑瞑然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勞苦事業之中則億億

考二

五

然離離然偷儒而罔無廉耻而忍謨詢是學者之菟也第佗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嗾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耻而者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慢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

也荀子非十二子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

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五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

考二

六

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成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

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
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
道大轂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
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
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
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
天下之川腓無胫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
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躄為服
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相
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
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觴偶

考二

七

不許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
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
必自苦以腓無胫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
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
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岐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
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
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珥合離以調海內請欲置
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
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
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

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
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
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知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
淡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
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
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
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
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
泠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謏
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乾

考一

八

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
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墜
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
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
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
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
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
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齟齬其所謂道
非道而所言之違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概乎
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
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

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孺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
寶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
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
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
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
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
博大真人哉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
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
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

考二

九

時恣縱而不僮不以矯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
扈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
不傲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玆無
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
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闕
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
也其理不竭其來不竭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
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
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舉山與澤
平日方中方輒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

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
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鯢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
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鷄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
丁子有尾火不熟山出口輪不踞地日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
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
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楮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
相應終身無窮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
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曰以其知與人之
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
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

考二

十

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
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
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隍
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蠶之勞者也其於物
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寔散於
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
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莊子
天下

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
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
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
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

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尊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膽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王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

考三

土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橋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尊要曰疆本節用別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

故曰巖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生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

考二

主

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史記

序公自

老子學商容見吾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故聖人不為物先而常制之淮南子

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

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隣不覲也法言

容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畧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

便娟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

孟子持籌而籌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枚乘

百家異說名有所出若夫墨揚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椽

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為獨擅之不通之於天地之情也淮南子

揚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

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呂氏春秋重言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

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

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莊子駢拇

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

以為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若揚朱墨翟放蕩之

言以干時惑眾者非一孟子題辭

故吳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彊秦韓也鹽鐵論申韓

考一

三

昔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王之道講張

乎戰國之世中論考偽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

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

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欲謂之道盡嗛矣由

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

天謂之道盡困矣而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荀子解蔽

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淮南子汜論訓

石諸子並起創教總義

仲弓問子桑伯子曰可也簡論語雍也

孔子見子桑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

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

說苑修文

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市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言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

考二

十四

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曰桑雎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莊子山木

右子桑伯子創教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

禮記檀弓

右原壤創教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論語顏淵

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論衡書解

右棘子成創教

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彰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

淮南子要略訓

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四維不張國殛滅

亡惟新書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新書照舊

右管子創教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

考二

不僭上下不偏下

禮記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澆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

禮記禮原

右晏子創教

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眾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

尹文子大道

論衡講端

右少正卯創教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食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滕文

右許行創教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孟子盡心

考二

右子莫創教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為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史記貨殖傳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孟子

右白圭創教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膾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孟子滕文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

盡心

右陳仲子創教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
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
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
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漢書藝文志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
財而貧民復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
水禹身執殫垂以為民先剔河而道九歧鑿江而通九路辟五
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攢濡不給抗死陵者葬陵死澤
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闕服生焉

淮南子要略訓

考二

十七

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

淮南子泥論訓

右墨家創教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
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
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
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漢書藝文志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子伯陽謚曰聃
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
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
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
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

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
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
至於龍吾不知其能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
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
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
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
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
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
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
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

老子

十六

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
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
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
化清靜自正

史記老子
韓非列傳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
未病也若越之問大道譬猶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
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
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儵然乎能侗
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嗟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
不挽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
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莊子
庚癸

常縱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縱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縱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

復語子哉

說并敬嘆

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

見天符同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

呂氏春秋精論

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

淮南子論訓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備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惡天下奉一身

考二

九

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列子楊朱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元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狐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宜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特以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僂脊管高於頂膈下迫頤兩脾在上爛營指天匍匐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為此拘拘邪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生死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

淮南子精神訓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莊子逍遙遊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盞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

考二

十一

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遠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佞地汗流空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

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莊子山子方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絕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

列子

莊子達生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

以詹子之術嬰眾入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

韓非子解老

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單豹好術離俗棄塵不食穀實不衣芮温身處山林巖窟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

吕氏春秋必己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論語憲問

以德報怨其學出於老子

右道家創教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

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

考二

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漢書藝文志

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

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形便畜

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淮南要略

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飾政教姦偽無所容外設百

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

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

鹽鐵論非鞅

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殺官循名而責實

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

韓非子定法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

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史記老子傳

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墮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

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

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

馬淮南子要略訓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

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

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

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

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

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

考

三

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

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史記老子傳

鄒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

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列子

子產治鄭鄒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

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

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呂氏春秋離謂

右法家創教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

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黜

者為之則苟鉤鉞析亂而已漢書藝文志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為守白

之論假物所譬以守白辯

公孫龍子孫行

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為法法歟

法言吾子

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

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

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

利唯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感質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

尹文子大道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純天與之形無以

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高

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莊子德充符

有名家創教

考一

二五

陰陽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民

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

任鬼神

漢書藝文志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

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舛悖非湛密者弗能由

也夫觀景以謹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之臣諫

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

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

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

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
知天道者壞大以為小削遠以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並同

鄒衍大言天事謂之談天

五經通義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

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

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莊子應帝王

右陰陽家創教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
能顯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
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讓而棄其信

漢書藝文志

考二

三四

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
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
為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

故縱橫脩短生焉

淮南子要略訓

儀秦學夫鬼谷術而習夫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

法言淵騫

文學曰蘇秦以從顯於趙張儀以衡任於秦

鹽鐵論復賢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

天下熄

孟子滕文

右縱橫家創教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
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

曰古者往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耀金為及割羊為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摠撫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漢書藝文志

齊之田單楚之莊濤秦之衛鞅燕之繆蠆是皆世俗之所謂善

用兵者也

荀子議兵

吳起長兵攻取楚人駭動相與泣悼王

鹽鐵論非鞅

右兵家創教

考二

十五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喜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瘡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畧矣

漢書藝文志

右附錄諸家創教緒論

改制考卷二終

弟子

鄭南齊初校

歐陽甲總校

諸子創教
改制考

上海大同
譯書局刊

南海康有為廣夏撰

祖名論

墨子改制

管子改制

晏子改制

棘子成原壤老子改制

楊子改制

宋鈞尹文慎到改制

惠子改制

許子改制

白圭改制

考三

騶子改制

公孫龍改制

鄧析改制

林既改制

商君申子韓非子改制

孔子改制之說自今學廢沒古學盛行後迷惑人心人多疑之吾今不與言孔子請改諸子諸子何一不改制哉後世風俗法密如網天下皆俛首奉法無敢妄作者然江充之見武帝紗縠禪衣禪纒步搖飛翾之英雋不疑之見暴勝之冠進賢冠袞衣博帶宋世司馬公朱子尚有製深衣明張鳳翼尚以菊花瓣衣謁巡撫則儒服之創何異哉其他懸為虛論待

之後王則有若黃梨州之明夷待訪錄顧亭林之日知錄更
何足言乎今揭諸子改制之說諸子之改制明况大聖制作
之孔子坐賄亂世忍不損益撥而反之正乎知我罪我惟義
所在固非曲士夏蟲所能知矣

子墨子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
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眾
往吳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再平祭祀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
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也

錫子

故古聖王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
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無及泉上無通臭隴若參耕之畝則止
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以

考三

交相利也

不久哭而疾從事宜孟子以為薄而無父矣荀子以為知用
而不知文誠切中其病

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
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
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意音溘洏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
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

從事焉

墨子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一年之喪為非子之二日之喪亦非
也

三日當為三月

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果謂極者

不恭也

墨子公孟

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
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
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
而不已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
昔者越之東有軫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
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
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
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內
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
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
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

考三

三

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
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
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
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墨子節葬

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萌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
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

盡其哀

墨子佚文

兼愛尚賢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

淮南子
記論

昔者聖王為法曰文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無敢
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于民次也其欲蚤處家者有
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

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
此不惟不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墨子

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

之曰其恒舞於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

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

帝不順降之百殍其家必壞喪祭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

也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覓磬以力湛濁

於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

戒下者萬民弗利墨子

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

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上以為最位必擇國之父兄

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必擇六畜之臚肥倅毛以為犧牲珪璧

琮璜稱財為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

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

故曰官府選効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

犧牲不與昔聚羣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墨子

按此墨子諸篇皆墨子特創之義即墨子所改之制也然曰

擇務而從事則亦深觀時勢曲有斟酌非特偏論而概施之

莊子謂墨子真天下之好求之天下無有誠哉是言但總諸

篇之旨節葬非命非樂非儒皆顯與孔子之學為敵又其聲

名徒眾與孔子相比故述孔子者必力攻之非獨孔子義理

之粹亦所謂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臣不私其君則不成

為臣也若韓愈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三家交攻
非二師之道本然則讐言也雖然退之一文人之雄耳安足
責以大道之源流哉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
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
過已之大順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
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
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
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
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
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

考三

五

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
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澁使人憂使人悲其
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
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
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
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腴脛無毛
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
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躄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
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
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
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綺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為

聖人皆願為之尸莫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法墨翟禽滑釐之意
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胼與肢脛無毛
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
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莊子天下

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形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
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呂氏春秋去私

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墼三等茅茨不剪

采椽不刮食土簞啜土刑糧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

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

之率史記本史自序

右墨子改制

考三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禮記禮器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稅賢大夫也

而難為上也禮記雜記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子管子

公曰民辦君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

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免罪以犀甲一

戟刑罰以脅盾一戟過罰以金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同上

桓公曰參國柰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

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

為三軍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

衡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

連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柰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毋有淫佚者管子

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

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鄉有伍卒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

考三

七

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

管子對曰制重罪人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韜革二戟小罪入以金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而不直則入束矢以罰之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櫛試諸木土並同

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史記貨殖傳

管子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韓非子外儲

右管子改制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矣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記禮記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濫矣

禮記禮器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禮記禮記

右晏子改制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論語顏淵

原壤夷俟論語憲問

考三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柳原壤登木曰久矣

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子之卷然夫子為弗聞

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

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禮記禮記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論語憲問

說苑謂以德報怨為老子說則與孔子並時改制之人也其

道不近人情自難行

右棘子成原壤老子改制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之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楊朱

死相捐與墨子薄葬同楊墨殊途其制間合猶三統之因革也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

列子

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臨喪而歌必非孔子之制檀弓載

季武子喪曾點倚其門而歌案季武子卒於昭公七年是時

孔子纔十八歲論語序曾曾在子路後子路少孔子九歲是

時曾曾尚未十歲安有倚門而歌事殆後儒偽竄耳若楊朱

原壤同出老子望門登木後先一轍後世蒿里雄露此風固

有自來歟

右楊子改制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岐於眾願天下之安寔以活

考三

九

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

鈺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

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與聊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

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

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合者也

莊子天下

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各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

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沈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

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

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權衡是也

埶子

士不兼官則職寡寡則易守故士位可世

慎子威德

世官為諸子之制可見選舉實為孔子創制

故古之為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
知所歸矣尹文子

君專所制開後世君主之風

明君勳事分官由慧定賞分財由法行德制中由禮故欲不得
干時愛不得犯法貴不得踰親祿不得踰位士不得兼官工不
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羨賞下無羨財慎子

右宋鉅尹文慎到改制

惠子為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獻之
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瞿剪瞿剪曰善也惠王曰可行耶瞿剪曰
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瞿剪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與
謗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

考三

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呂氏春秋淫辭

按惠子為法而瞿剪以為不可行此則必非魏之舊法矣

右惠子改制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
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廬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
褐捆屨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
至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
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
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
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屬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滕文子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

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上

右許子改制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政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知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孟子

右白圭改制

騶衍賭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

考三

十一

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

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

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

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

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

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

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

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

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

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

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史記孟子首卿列傳

右騶子改制

以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為法法歟曰斷木為棊椀革為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法言 吾子

右公孫龍改制

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髡嬰共艾畢菲紉履殺赭衣而不純治古如是荀子 正論

荀子謂治古不然是象刑之制為諸子所改定無疑

右鄧析改制

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說苑 善說

按朝覲之服本有一定林既衣韋衣而景公以君子小人疑

考三

三

之可知林既所衣之衣必有為改制異於常人矣子華子作華山之冠以自表莊子衣儒服而見楚王戰國諸子紛紛改制大率如是

右林既改制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於民愚者聞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為可以

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史記 商 列傳

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

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

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並同上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強霸孝公後世遵其法史公太史公自序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

去也韓非子內儲

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貴實

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

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

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

帝王之具也韓非子定法

考三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史記韓非列傳

殷之法刑棄及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

道也夫棄及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

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

無棄及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一

曰殷之法棄及於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及之罪輕斷手之罰

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棄及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

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韓非子內儲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

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

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有事則兵強

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起五帝侔三王者必此
法也韓非子

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困勞行教

嚴逆而不違毀譽一行而不議韓非子

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質之以備謂薄其故不赦死

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社稷將危國家偏威是故大臣之

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黨與雖眾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

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此明君之所以禁其

邪是故不得四從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

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韓非子

七術一曰眾端參觀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

責下五曰疑詔詭使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韓非子

右商君申子韓非子改制

